

工人的旗幟趙占魁

李 衍 白

東北書店印行

英名天下傳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第二版上，用大字登了一條新聞，標題是：『學習模範工人趙占魁』。簡短的新聞通訊中這樣寫着：『陝甘寧邊區農具工廠翻砂工人趙占魁在工作積極性及對革命的忠實上，皆為全邊區工人的模範。他是農具工廠最老的工人之一，在炎熱的太陽下，在兩千度高熱的煉鐵爐旁邊，整天工作，數年如一日，從不叫苦，在每次勞模選舉時，他都獲得甲等勞動英雄的獎章。』，過了幾天，解放日報第一版上，又專門為趙占魁發表了一篇社論，社論的結尾這樣說：『趙占魁在執行生產任務上、愛護革命財產上、關心群眾利益上、遵守勞動紀律上、團結全廠職工上……都是我們邊區公營工廠工人的模範，在他的工作作風中所一貫表現出來的——始終如一、積極負責、老老實實、埋頭苦幹、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精神，也正是我們新民主主義地區公營工廠工人所應有的新的勞動態度。這種新的勞動態度是值得寶貴的，值得大大發揚的，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希望全邊區有千個萬個像趙占魁一樣的模範工人湧現出來。』

共產黨中央的報紙登載了，無線電向各處廣播了，趙占魁的名字傳遍了解放區，成了工人的一面旗幟。

這個時候——一九四二年，正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最艱難的年份，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消極抗戰，日本鬼子把他的精銳部隊調到華北來，專門對付英勇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晉察冀、晉綏、冀魯豫等解放區，都進行了殘無人性的瘋狂「掃蕩」，日本鬼子經常從黃河西邊砲轟河東的陝甘寧邊區——共產黨中央的所在地，而國民黨反動派不僅不打日本鬼子，相反的調了幾十萬大軍，把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包圍得像鐵桶一般，不時的偷偷摸摸想搶奪這塊民主聖地。

在這樣嚴密封鎖下，一切的物資來源均斷絕了，蔣介石胡宗南匪幫當時會夢想這樣一來，八路軍老百姓不餓死也得凍死。可是經過長期鬥爭的邊區人民，在毛主席「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號召下自立更生克服困難，打碎了反動派的夢想，首先在農業生產上，組織起來搞生產，組織起來搞生產，組織起來搞生產，保證了全邊區黨政軍民的糧食供給。光有吃的沒有穿的和其它軍需民用的必需品這是不行，於是又提出「工業品自給自足」的口號。

趙占魁就是在這種困難鬥爭中出現的工人階級的優秀人物。陝甘寧邊區是一塊在經濟上異常落後的窮地方，從來就沒有什麼工業，但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人民政權以後，不僅在農業上有了很大發展，而且在工業上也慢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可是如何做到不怕反動派封鎖而能自給自足呢？比如，當時（四二年）邊區光公家人一年穿衣服要五萬疋布，但那時公營工廠一年只能生產兩萬多疋，怎麼辦呢？外邊的布進不來，只有靠自己增加生產。單靠增加工資來提高生產嗎？當然行不通，這就必需發揮工人階級的勞動熱情，認識自己主人翁地位，建立新的勞動態度。而趙占魁就是用這種新的勞動態度來團結工人，改進技術遵守紀律愛護工廠的典型。

3

自從報紙上發表趙占魁的模範事蹟以後，全邊區幾十個工廠近萬職工，在邊區總工會領導下先後展開了熱火的趙占魁運動，難民紡織廠、中央印刷廠、實驗工廠、造紙廠……都紛紛成立了趙占魁運動委員會，每個工廠、每個部門、每個人都訂出了自己的生產計劃，各廠間發起競賽挑戰，把邊區的工業生產大大的提高了一步。在這中間各工廠都湧現了大批的勞動英雄，像著名的女工被服英雄李鳳蓮、炭工英雄蔡子華模範廠長袁寶華……。趙占魁自己則親自領導農具工廠的趙占魁運動委員會。並到其他工廠介紹經驗推動工作，四三年他被獎為特等勞動英雄，參加了全邊區的勞動英雄大會，受到了共產黨中央毛主席的盛大招待。

不久以後，趙占魁的名字就傳到各個敵後解放區，在繁雜的游擊戰爭中，敵人後方的工廠也到處展開了趙占魁運動，在運動中產生了和趙占魁一樣的模範人物，如晉綏解放區的張秋鳳，太行解放區的冀榮典，都是遠近聞名的勞動英雄。

從此，趙占魁的英名天下傳，成千成萬的趙占魁式的工人不斷湧現出來，成為新民主主義工業建設的支柱。

那末，趙占魁是個怎麼樣的人？他的出身經歷怎樣？他有那些模範事蹟呢？下面就談到這一些。

做了半輩子牛馬

老趙今年五十三歲了，他是關內山西省定襄縣人。小時，祖父留下的遺產是墳地一畝，土房七間，但到父親手裏，這幾間破房又用兩百吊錢抵押給人家了。那時因祖母去世，沒錢埋葬，他父親被逼的沒法，就流着眼淚，寫下那張契約；死人雖然埋葬了，兩百吊錢的高利貸却壓在活人的肩上。要是給不上利錢，債主就隨時叫你從自己的房子搬出去。爲了生活，爲了給債主利錢，迫使一家人都過着牛馬生活。

趙占魁弟兄四人，老大老二都是給人家當長工，父親在口外做泥水匠，就連鬚髮斑白的老娘，也得離開家給有錢人洗衣做飯，掙幾個工錢。他排行老三，從十二歲起就當雇工。雖然全家勞動，但得來的血汗錢，除了還高利貸和繳租納稅以外，剩下的就很少了，每天只能吃上兩頓紅高粱窩窩，而四弟却因家中無法養活，自小就送給人家了，使得骨肉分離。

趙占魁十七歲那年，父親被押下來的破窖洞砸死了。他二哥聽到這消息，連夜奔喪，不幸在途中過河時被水淹死了。這兩樁慘痛的事情，強烈的刺激着趙占魁的心，他想掙扎一下，突破這窮困的牢籠。於是就在這年離開了家，去給一個鐵匠當學徒，終年伴着風箱鐵錘，飄走在口外的天鎮、陽高、

察哈爾一帶。

封建社會的學徒生活，真是想像不到的痛苦！晚上別人都睡了，自己還不能睡，早晨天不亮就得先起床，有一次他病了，混身沒有一點力氣，師傅還硬叫他拉風箱，拉不上勁，又挨了兩腳。這樣，天天筋酸骨痛，一年得不到片刻休息，但全年工資，才有十二吊錢，剛够買五六斗高粱。而且三年時光，只是給師傅拉風箱掄鐵錘，沒有學到一點手藝。

民國五年，日外開瘟疫，鐵匠散伙了，趙占魁只得流浪回來，到太原當泥水小工。這時他二十歲。後來在太原銅元廠提煉部當學徒，幹了八年，二十九歲到兵工廠學翻砂，又幹了六七年。

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工資最多的時候，每月才十二元錢，扣去伙食房錢，哪還有多少剩餘呢？舊社會中工頭對待工人不當人看，動不動就罰工；上工遲到五分鐘，三次就剩半個工；病了不但沒人管，請下下假來曠了工，一天就要罰三天。趙占魁是個老實人，又因為那可怖的失業暗影，在威脅着毫無保障的生活，迫使他當牛做馬，一點不敢調皮。雖然這樣，到一九三二年工廠減縮，他既沒有人情，又沒有錢活動，還是被工廠開除了，三十七歲這年，就是他失業的一年。

三十八歲時，最容易才在同蒲路介休車站修理廠當了名鐵匠，幹了三年，每月工資九元錢。他三十歲時結了婚，可是老婆也得給人當傭工，或到車站上去揀爛煤，才能維持生活。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寇佔領了同蒲路，他又和老婆失散，便跟鐵路工人一起，流亡到西安。這時，他聽說延安是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是工人的家；三八年九月，便由一位鐵路工人的介紹，進了安吳堡青訓班，不久就來到了延安。

找到了自己的家

十年以前，一九三八年夏天，趙占魁夾在成千成萬的青年中間，到了民主聖地的延安。

在抗日戰爭初期，全國的進步青年，工人、學生、職員，都不斷奔集到延安，又經過一個時期學習從延安走向敵後戰場，堅持抗日的游擊戰爭。但是像趙占魁這樣大年紀的人，却不算很多。

當時延安有好多幹部學校爲了培養工人幹部，辦了一所工人學校，趙占魁就進了這個學校學習，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活了四十多歲，當了半生牛馬，連自己的名字也認不下，現在不僅不花錢而且管吃管住進學校唸書了，學校的負責同志問寒問暖，有點小病，就請醫生來看，在舊社會聽說過這樣的事嗎？他積極學習，在討論會上，他把過去所受的苦難，和今天的情況做了個對照說：『在舊社會中我的血快被擠乾了，而今四十二歲才找到了自己的家！』於是趙占魁努力識字，積極學習革命的道理。事實的教育，使他牢牢的記住了一條：只有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開革命，受苦受難的人才能翻身。有一天他和黨組織的一位同志談話，他伸出兩隻瘦骨稜稜的手說：『共產黨還要不要我這老漢！』那位同志親熱的對他說：『老趙，無產階級就是靠兩隻手來創造世界的！』老趙聽了這句話更是信心百倍的要求參加共產黨。

由於他的老實忠誠努力學習，當年十二月，趙占魁同志就成爲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

三九年春天，毛主席號召開展生產運動，但當時學校缺乏工具，老趙立刻呈現出勞動者的本色，響亮的提出：『自己動手，開煉打工具！』馬上集合了幾個會打鐵的工人同學，修起三個鐵爐，半月工夫，就打出了兩百把鐵頭，三百張鋤。

不久，他與一個和他年紀相同的一個老工人老崔，去找領導同志，說：『我是共產黨員了，我想早點爲黨爲人民出點力。不要再學習了！我會打鐵，我就去打鐵，爲黨解決生產工具的困難吧！』

領導同志耐心的勸導了他許久，叫他再好好學習，到六月間，邊區政府爲了發展生產，創辦農民工廠，調他去當翻砂工人，他興奮激動的說：『這可有了爲黨出力的時候啦！』當他跟另外三個同學離開學校的那天晚上，領導同志又把他們叫去，親切的叮囑他們說：『工廠是公家辦的，但它是爲人民服務的，也就是人民自己的工廠。你們都是優秀工人，要好好幹，好好愛護工廠！』

趙占魁同志就把這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牢記在心裏了，並變成了實際行動。

兩千度高熱下

三十多年來老趙一直是伴着風箱鐵錘和熔鐵爐，人們都這樣說：「老趙是從火裏煉出來的！」可是過去的三十年算是白幹了，現在到了自己的家替自己幹活，事情根本不一樣。老趙一到鑄鐵工廠，又幹上他的老行當：化鐵看煉爐。這活兒原就是個苦差事，咱們邊區因技術和工具的困難，就更加艱苦。熔鐵爐是在露天底下，在炎熱的夏季，守在兩千度高熱的爐旁，爐中不斷爆出火花，頭上頂着火一樣的太陽，可是身上還要穿着冬天的大棉襖，怕火花燒；咱們沒有棉衣，只好用這個土辦法，汗水像雨珠一樣不停地往下滴，棉襖被汗透濕，結成了很厚的白鹼，他經常連吃飯也顧不上，總怕誤了事。這不是一大兩天的事，而是整月整年的這樣幹，他常常不停的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這時，他已靠近九十了，但一到鐵爐旁邊就顯得年青了，緊張沉著的，看着那爐裏的鐵水，爆着耀眼的火花，一會兒就變成了犁，車圈和各種農具。這就是為人民生產的勝利果實，想到這點他忘記了疲倦，從未有叫過一聲苦。平時，他總是打起床鐘以前就起床了，上午此別人上得早；下午時他讓別人先走，然後把工廠巡視一週，看看有沒有人把工廠東西亂丟亂放，要有，就一件一件的放好，他愛護工廠，就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他常常對工人們說：「工廠是公家辦的，同時也是咱們自己的，跟

在舊社會不同嘛！」

每次下雨下雪，不論是白天夜間，趙占魁一定把大家叫起來，領着頭把院裏的工具、成品，都搬移到避雨的地方去，一點不讓它遭受損壞，搬不動的就拿油布蓋起。他從來沒有計較過工資，本來按照規定，加工是另加工資的，可是他不要，說：「在外邊作工，費死了勁還時常餓肚子，現在爲革命工作，有吃有穿，要那麼多的錢幹啥呢？」他也很少請假，有了病也不肯休息。

在四一年，他病了一個星期不能起床，熱度很高，頭暈。但有一天要開爐，怎麼辦呢？就由他的學徒李榮貴來看爐。可是李榮貴加鐵加得過多了，爐裏化成了一個二三斤重的疙瘩！趙占魁一聽到這消息，便馬上從床上掙扎起來，拄着一根棍子，來到鑪鐵爐旁，身體站不住，就坐在地上看了一天爐，把那天的任務完成了。四二年四月，他幫助別人試驗彈花機，不小心把一個手指頭軋壞了，而且軋出了兩塊碎骨頭，大家勸他休息，他不肯，自己把手包上，又用另一隻手照常工作起來。

四二年五月鑄鍋時，因爲鑄鍋壞了，一鑄鍋銅水（熱度在二千度左右），一下倒在地上，有一份潑在他的右腳上，脚面馬上就燒成焦黑了！可是趙占魁同志，不但一聲疼也不叫，而且不要別人扶，自己走到醫務所去。這種精神，真有戰場上那些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的戰鬥英雄們，才能夠和他相比！

後來，工廠把他送到中央醫院去治療，延安各個工廠機關學校聽到這消息以後，都派人去慰問他，黨中央的鄧發同志也親自去看他，勸他好好休養，他收到的慰勞品，擺滿了兩桌子，還有一萬五千元，而他把這一萬五千元，全部捐獻給前方的將士了，他說：「前方有許多同志在流血，比我更痛

苦得多呢，我不算啥！」到六七月間，反動派企圖進攻邊區，當時他的腳還沒好，正在磚院裏，聽到這消息他馬上堅決要求出院，爲了保衛邊區，就帶着傷站在他的工作崗位上了。後來提出勞軍的號召時，他又把積蓄的五千元和兩双鞋子、兩條手巾、十條肥皂，捐獻出來。在他影響下，農具工廠的勞軍捐款，即達十六萬元之多。

他處處表現了爲革命、愛護工廠的忠誠。四一年，有漢奸特務份子混進工廠企圖破壞，鼓動落後工人怠工罷工。老趙站在一個共產黨員的崗位上，起來鬥爭。他把個別的落後份子爭取過來，在這次鬥爭中，他領導的翻砂股全都站在正確的立場。

長期苦難的日子，使趙占魁同志養成了一種勤勞儉樸的習慣，他把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著，他看見有人糟蹋一點東西，不論是公家的或私人的，心事很不舒服！在農具工廠時，他看見伙房常常把剩飯糟踏了，就幾次跟伙房提意見，而剩飯總是難免的。於是他想出一個主意，叫伙房把剩飯好好保存，留下頓用油炒吃。結果工人們都來搶吃這油炒的剩飯。計算起來，一個月就節省了一石多糧。

每次從爐中倒出來的爛炭，他都用篩子篩過，把可用的爛炭爛鐵，都排揀出來。他不光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學徒也這樣做。他對學徒們說：「自己要節省，對革命的財產更要節省，一塊爛炭，一片碎鐵，都不是容易來的！」當他發現幾年前的爛炭堆上，裏面有些生了鏽的碎鐵塊，他就利用休息時間，蹲在那裏用手邊扒邊揀，不一會就揀回了好幾斤；接着他又發動學徒去揀，一天，就揀回了十幾公斤。

四三年在生產節約的號召下，翻砂股一月份的節約總計有：柴六百斤（用廢焦炭代替），值六千

元；焦炭三千斤（每天下午用廢炭埋火），值十五萬元；黃砂三桶；洋釘一斤（用生鐵棍及鐵釘代替）值五千元；炭面三百斤，值一萬八千元；連其他共計節省二十一萬九千餘元。對原料不論大小，他都注意愛護，即如拉焦炭的大車，掉了焦炭塊，老趙都揀起來拿到廠裏去。

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平淡不驚人，然而他成年累月一點一滴這樣做，從不誇耀自己，從不叫苦，這就不是件容易事，這就叫做新的勞動態度。

改進生產培養學徒

趙占魁是一個三十多年的老工人，但他從不滿足於自己的技術，從來不保守自己的技術。那時陝甘寧邊區，生產條件有嚴重的困難，老趙就不斷的細心研究，克服困難改進生產。在農具工廠，開始時，一斤焦炭只能夠化一斤鐵，後來慢慢改進，就化到二斤半了。在成品的成損比率上，由過去百分之六十的損壞，減少到百分之二十五。又如翻砂，最初用十分之三的焦炭面，而翻出的鑄鐵很不光潔，後來改用十分之三的石灰面，既省了錢，鑄面又光滑好用。再如化銅的鑄子，是用坩土自造的，最初一個鑄子只能化二次到三次銅，後來經過幾次改造，可以化到六次，提高了一倍以上。

四二年十月，趙占魁同志被調到工藝實習廠，做翻砂股副股長，在全廠說，翻砂股生產很差，可是老趙來了，景象完全不同，在他來以前，一斤焦炭只能化二斤多鐵，但自從到廠以後，親自看火，和大家細心討論，十二月份，就平均達到一斤焦炭化三斤半鐵；自三年一月份起，就化到四斤半，而平均數為四斤了。化多的重要原因，焦炭好，風力大，而發動大家努力研究技術，加鐵加炭的數量和時間，配合適當，也是起了決定作用的。在成品的成損比率上，也因為技術的改進，工人責任心的加強，如注意水口的大小，倒鐵水力量的輕重，做模子時的細心，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有時能夠達到

百分之九十（損壞只有百分之十），這真是空前的記錄。爲什麼會有這個進步呢？趙占魁同志所起技術指導的影響是極大的！趙占魁的另一個特點是決不保守技術，積極的培養學徒成爲熟練工人，對於學徒，在趙占魁的心裏，有着這樣一個信念：「多教會一個徒弟，就多增加一分革命力量！」他還常對學徒們說：「我要認真教，你們要認真學，邊做邊學外邊是根本不同啦！」

每次開講的時候，他總是一面工作，一面指點着學徒實際練習。什麼時候加緊加緩，分量多少，風力大小，一週一週的給學徒們講解，有時爲了準備，他叫學徒把炭和鐵屑拌和過以後再裝在爐旁。在翻砂的過程中間，一發現什麼毛病，他就把學徒集攏在一起，研究毛病的原因，告訴他們改進的辦法。他總是帶着慈祥的笑，和學徒同甘共苦、愉快的和青工生活在一起。

有時在工作時間，個別學徒停止了工坐在椅子上休息，老趙就耐心的對他們說：「過去在外邊工廠裡，爲了混碗飯一天磨洋工，工頭來了就督着使勁幹一會，在咱們這邊可不同，工廠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沒有領導人在，也要自動積極的工作。」他從來沒有打罵過工人和學徒，有一次一個學徒一連做壞了好幾次成品，老趙還是耐心的說：「同志，這是人民財產，咱們要負責做好呵！」對於別人的錯誤，不是遷就也不是打罵，而是用耐心的說服，來幫助別人改正錯誤。在他的培養下，好些學徒都成爲熟練工人，整個翻砂股的工作也大大改進了，首先是鍊的鐵水比以前清了，心子和模型也比從前做得好了，過去只能倒成八分之四，現在則變成八分之七，有了驚人的進步。

在物質生活上，他更處處關心他們，像自己的親兄弟一樣。他有時自己拿出錢來，給學徒買鞋襪；有時在工作中，因工作較重，看見學徒們餓了，就一聲不響去買幾個餅子來分給大家吃。不久以

前，工廠來了一批新學徒，公家沒有來得及發下衣服和日用品，他就號召老工人，發揚友愛精神，大家幫助。他首先捐出夾襖一件，新鞋一雙，褲子兩條，推動大家熱烈捐助，解決了新學徒的困難。所以學徒們在工廠裏都很愉快親熱，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學徒對他的評語是：「老趙爲人正派，辦事不從自己出發，雖說技術很好却不驕傲，自己生活艱苦，幫助別人可是熱心，他不僅不打罵學徒，而且把他的手藝全都教給你！」他不但幫助工人學徒，對廠裡的雜務人員也是細心照顧，馬快忙了，他幫助馬快去割草，伙房裏忙了，他幫助伙房快去燒飯。他當工會「生活委員會」主任，管理工人合作社，調劑工人的飲食，這些事情，都放在工作以外的休息時間去作，所以有時忙得老趙半夜才能睡覺。他和當地農民群眾關係也搞得非常好，幫助老百姓解決困難。有一次，李老四打算發展生產，買了一頭牛，但手下錢不夠，就去找老趙。趙占魁同志說：「發展生產嘛，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好事！好事！」就借給了李老四二百元。韓德成買驢也借他一百元。在四二年趙占魁同志當選爲勞動英雄時，附近二三個村莊的老百姓，都集合起來，到工廠給老趙賀喜，給他送了一面旗子，唱了一台戲。去年五月，他化銅燒腳受傷，許多農民帶着雞蛋樹面，到醫院去看老趙的病。

再幹二十年

舊社會中受了卅年的苦難，勞動鍛鍊了他，也給他留下了痛苦的回憶，他沒有忘記當學徒時受過的師傅的打罵，沒忘記那些吸血蟲對他的剝削和侮辱，沒忘記因為拉了汽笛晚到五分鐘拿不到牌子而失業一天，或因為一點點不注意就要扣工資，沒忘記一年又一年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苦日子。現在到了自己的家，給自己幹活，再磨洋工還像話嗎？爲了革命，再累也甘心！這是他從卅年苦難中得出來的真理。他不僅懂得這個道理，而在黨和工會的教育下，他知道和一些不正當的思想作鬥爭，有一個時期，工人中發現一些自由主義和平均主義的思想，他就經常在工人中宣傳說服：「咱們人民工廠當然有民主，民主就是有事大家商量，有意見可向上級提，如果路遠見不到上級可以寫信轉達，但勞動紀律一定要遵守，要是像沒轡的馬亂民主一氣是不行的。再說平等咱們早已做到了，工人也能當參議員，參加政權和工廠管理，可是有些人把平等看成平均了，看見人家騎馬，自己也想尋一匹馬騎，這就不對了。」

有人問他：「老趙，你快九十了，該休息了！」老趙回答得很堅決：「我還能再幹二十年。」從四三年到現在又過了九六年，老趙仍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工廠，人民解放戰爭開始後，他更加積

祕的生產軍火供給前綫。最近他隨着西北職工代表團來到哈爾濱來開解放區工代大會。趙占魁他是工人的旗幟，他來到了東北，將更加鼓舞我們東北解放區的工人階級，特別是公營工廠的職工，學習他的許多模範事蹟，培養創造成千成萬像趙占魁一樣的模範工人。